

小說月報叢刊第一種

換巢鸞鳳（創作集）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MG

J246.7

. 556

鳳 鶯 巢 換

集 作 創



3 2168 1711 8

1924

目次

換巢鸞鳳	落華生(一)
看禾	偃工(四八)
兩個乞丐	劉綱(六四)
到青龍橋去	冰心女士(七三)
夢	冰心女士(八一)

換巢鸞鳳

落華生

一 歌聲

那時剛過了端陽節期，滿園裏底花草倚仗膏雨底恩澤，都爭着向太陽獻他們的媚態。——鳥兒，蟲兒也在這燦爛的庭園歌舞起來。和鸞獨自一人站在鸞亭下。她所穿底衣服和檻下紫蛺蝶花底顏色相仿。乍一看來，簡直疑是被陽光底威力擁出來底花魂。她一手用蒲葵扇擋住當午的太陽，一手提着長褂，望發出蟬聲底梧桐前進。——走路時，脚下底珠鞋一步一步印在軟泥嫩苔之上，印得一路都是方勝了。

她走到一株瘦削的梧桐底下，瞧見那蟬踞在高枝嘶嘶地叫個不住，——想不出什麼方法把那小蟲帶下來，便將手扶着樹幹盡力一搖，葉上底殘雨乘着機

會飛滴下來那小蟲也帶着殘聲飛過牆東去了。那時她才後悔不該把樹搖動，教那餓鬼似的雨點爭先恐後地撲在自己身上。那蟲歇在牆東底樹梢，還振着肚皮向她解嘲說：「值也！值也！……值！」她憤不過，要跑過那邊去和小蟲見個輸贏。剛過了月門，就聽見一縷清逸的歌聲從南窗裏送出來。她愛音樂底心本是受了父親底影響，一聽那抑揚的腔調，早把她所要做底事攔在腦後了。她悄悄地走到窗下，只聽得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侶；

虧我影隻形單異地棲。

風急衣單無路寄，

寒衣做起誤落空閨。

日日望到夕陽，我就愁倍起。

只見一團衰柳鎖住長堤。

又見人影一鞭殘照裏，

幾回錯認是我郎歸。

.....」

正聽得津津有味，一種嬌嬌的聲音從月門出來：『大小姐你在那裏幹什麼？太太請你去瞧金魚哪。那是客人從東沙帶來送給咱們底。好看得很，快進去罷。』她回頭看見是自己底丫頭嬋，而嬋就示意不教她做聲，且招手叫她來到跟前，低聲對她說：『你聽這歌聲多好！』她底聲音想是被窗裏底人聽見，話一說完，那歌聲也就止住了。

嬋而說：『小姐，你瞧你底長褂子都已溼透，鞋子也給泥沾汙了。咱們回去罷。』

別再聽啦。」她說：「剛才所聽底實在是好，可惜你來遲一點，領教不着。」嬋而問：「唱底是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是用本地話唱的。我到底時候，只聽得什麼……尚有雌雄侶……影隻形單異地棲……」嬋而不由他說完就插嘴說：「噢，噢，小姐，我知道。我也會唱這種歌兒。你所聽底叫做多情雁我也會唱。」她聽見嬋而也會唱，心裏十分喜歡，一面走一面問：「這是那一類底歌呢？你說會唱，爲什麼你來了這兩三年從不曾唱過一次？」嬋而說：「這就叫做粵謳，大半是男人唱底。我恐怕老爺罵，所以不敢唱。」她說：「我想唱也無妨。你改天教給我幾枝罷。我很喜歡這個。」他們在談話間，已經走到飲光齋底門前。二人把腳下底泥刮掉，才踏進去。

飲光齋是陽江州衙內底靜室。由這屋裏往北穿過三思堂就是和鸞底臥房。和鸞和嬋而進來底時候，父親崇阿，母親赫舍里氏，妹妹鳴鶯和表兄啓禎正圍坐在那里談話。鳴鶯把她底座讓出一半，對和鸞說：「姊姊快來這裏坐着罷。爸爸給

咱們講養魚經哪。」和鸞走到妹妹身邊坐下，瞧見當中懸着一個琉璃壺，壺內底水映着五色玻璃窗底彩光，把金魚底顏色襯得越發好看。崇阿只管在那裏說，和鸞却不大介意。因爲他惦念着跟嬋而學粵謳，巴不得立刻回到自己底臥房去。她坐了一會，仍扶着嬋而出來。

崇阿瞧見和鸞出去，就說：「這孩子進來不一會兒，又跑出去，到底是忙些什麼？」赫氏笑着回答說：「也許是瞧見禎哥兒在這裏，不好意思坐着罷。」崇阿說：「他們天天在一塊兒也不害羞，偏是今天就迴避起來。真是奇怪。」原來啓禎是赫氏底堂姪子，他底祖上，不曉得在那一代有了戰功，給他蔭襲一名輕車都尉。只是他父母早已去世，從小就跟着姑姑過日子，他姑丈崇阿是正白旗人，由筆帖式出身，出知陽江州事。他底學問雖不甚好，却很喜歡談論新政。當時所有的新式報像時務報，清議報，新民叢報，和康梁們底著述，他除了辦公以外，不是彈唱，就是和

這些新書報周旋。他又深信非整頓新軍，不能救國家復興起來。因為這樣，他在啓禎身上底盼望就非常奢大。有時下鄉勦匪，也帶着他同行，爲底是叫他見習些戰務。年來瞧見啓禎長得一副好身材，心裏更是喜歡，有意思要將和鸞配給他。老夫婦們曾經商量過好幾次，却沒有正式提起。赫氏以爲和鸞知道這事，所以每到啓禎在跟前底時候，她要避開，也就讓她迴避。

再說和鸞跟婢而學了幾枝粵謳，總覺得那腔調不及那天在園裏所聽底好。但是她很聰明，曲譜一上口，就會照着彈出來。她自己費了很大的工夫去學粵謳，方才摸着一點門徑，居然也會撰詞了。她在三思堂聽着父親彈琵琶，不覺技癢起來。等父親彈完，就把樂器抱過去，對父親說：『爸爸，我這兩天學了些新調兒，自己覺得很不錯；現在把他彈出來，您瞧好聽不好聽。』她說着，一面用手去和絃子，然後把琵琶立起來，唱道：

「蕭疎雨，問你要落幾天？」

你有天宮曙(註)住，偏要在地上流連。

你爲饒益衆生，捨得將自己作踐。

我地(註)得到你來，就唔使勞煩個位散花仙。

人地話(註)雨打風吹會將世界變，

果然你一來到就把綿繡裝飾滿園。

你睇(註)嬌紅嫩綠委實增人戀。

可怪噉(註)好世界，重有個隻啼不住嘅杜鵑！

鵲呀！願你嘅(註)血灑來好似雨噉周徧，

一點一滴潤透三千大千。

勸君休自蹇，要把愁眉展。

但願人間一切血淚和汗點，

一灑出來就同雨點一樣化做甘泉。」

「這是前天下雨的時候做底。不曉得您聽了以爲怎樣？」崇阿笑說：「我兒，你多會學會這個？這本是曠夫怨女之詞，你把他換做寫景，也還可聽。你倒有一點聰明，是誰教給你底？」和鸞瞧見父親喜歡，就把那天怎樣在園裏聽見，怎樣央嬭而教，自己怎樣學，都說出來。崇阿說：「你是在龍王廟後身聽底嗎？我想那是祖鳳唱底。他唱得很好，我下鄉時，也曾叫他唱給我聽。」和鸞便信口問：「祖鳳是誰？」崇阿說：「他本是一個囚犯。去年黃總爺抬舉他，請我把他開釋，留在營裏當差。我瞧他底身材，氣力都很好，而且他底刑期也快到了，若有正經事業給他做，也許有用，所以把他交給黃總爺調遣去。他現在當着第三棚底什長哪。」和鸞說：「噢，原來是這裏頭底兵丁。他底聲音實在是好。我總覺得嬭而唱底不及他萬一。有工

夫還得叫他來唱一唱。」崇阿說：「這倒是容易的事情。明天把他調進內班房當差，就不怕沒有機會聽他底。」崇阿因為祖鳳底氣力大，手足敏捷，很合自己底軍人理想，所以很看重他。這次調他進來，雖說因着愛女兒底緣故，還是免不了寓着提拔他底意思。

二 射覆

自從祖鳳進來以後，和鸞不時喚他到嘯鸞亭來彈唱，久而久之，那人人有底「大欲」就把他們纏住了。他們此後相會底羅針不是指着彈唱那方面，乃是指着「情話」那方面。愛本來沒有等第，沒有貴賤，沒有貧富底分別。和鸞和祖鳳雖有主僕底名分，然而在他們底心識裏，這種階級底成見早已消滅無餘。崇阿耳邊也稍微聽見二人底事，因此後悔得很。但他很信他底女兒未必就這樣不顧體面，去做那無恥的事，所以對於二人底事，常在疑信之間。

八月十二，交酉時分，滿園底樹被殘霞照得紅一塊，紫一塊。樹上底歸鳥在那裏唧唧喳喳地亂嚷。和鸞坐在蘋婆樹下一條石凳上頭，手裏彈着她底樂器，口裏低聲地唱。那時，歌聲、琵琶聲、鳥聲、蟲聲、落葉聲和大堂上定更底鼓聲混合起來，變成一種特別的音樂。祖鳳從如樓船屋那邊走來，說：『小姐，天黑啦，還不進去麼？』和鸞對着他笑，口裏仍然唱着，也不回答他。他進前正要挨着和鸞坐下，猛聽得一聲『鸞兒，天黑了，你還在那裏幹什麼？快跟我進來。』祖鳳聽出是老爺底聲音，一縷烟似的就望閣提花叢裏攢進去了。和鸞隨着父親進去，挨了一頓大申斥。次日，崇阿就借着別的事情把祖鳳打四十大板，仍舊趕回第三棚，不許他再到上房來。

和鸞受過父親底責備，心裏十分委曲。因為衙內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小姐和祖什長在園裏被老爺撞見底事，弄得她很沒意思。崇阿也覺得那晚上把女兒申斥得太過，心裏也有點憐惜。又因為她年紀大了，要趕緊將她說給啟禎，省得再出

什麼錯。他就吩咐下人在團圓節預備一桌很好的瓜果在園裏，全家底人要在那裏賞月行樂。崇阿底意思：一來是要叫女兒喜歡；二來是要藉着機會向啟禎提親。

一輪明月給流雲擁住，朦朧的霧氣充滿園中，只有印在地面底花影稍微可以分出黑白來。崇阿上了如樓船屋底樓上，瞧見啟禎在案頭點燭，就說：『今晚上天氣不大好啊！你快去催她們上來，待一會，恐怕要下雨。』啟禎聽見姑丈的話，把香案瓜果整理好，才下樓去。月亮越上越明，雲影也漸漸散了。崇阿高興起來，等她們到齊底時候，就拿起琵琶彈了幾枝曲。他要和鸞也彈幾枝，但她底心裏，煩悶已極，自然是不願意彈底。崇阿要大家在這晚上都得着樂趣。就出了一個賭果子底玩意兒。在那樓上賞月的有赫氏和鸞，鳴鶯，啟禎，連崇阿是五個人。他把果子分做五份，然後對衆人說：『我想了個新樣的射覆，就是用你們常念底千家詩和唐詩裏底詩句，把一句詩當中換一個字，所換底字還要射在別句詩上。我先說了，不許

用偏僻的句。因爲這不是叫你們賭才情，乃是教你們鬪快樂。我們就挨着次序一人唱一句，拈圖定射覆底人。射中底就得唱句人的贈品，射不中就挨罰。」大家聽了都請他舉一個例。他就說：『比如我唱一句：長安雲邊多麗人。要問你：明明是水，爲什麼說雲？你就得在千家詩或唐詩裏頭找一句來答覆。若說：美人如花隔雲端，就算覆對了。』和鸞和鳴鶯都高興得很，他們低着頭在那裏默想。惟有敗禎跑到書房把書翻了大半天才上來。姊妹們說他是先翻書再來賭底，不讓他加入。崇阿說：『不要緊，若詩不熟，看也無妨。我們只是取樂，毋須認真。』於是都挨着次序坐下，個個側耳聽着那唱句人底聲音。

第一次是鳴鶯，唱了一句：『樓上花枝笑不眠。』問：『明明是獨，怎麼說不？』把圖一拈，該崇阿覆。他想了一會，就答道：『春色惱人眠不得。』鳴鶯說：『中了。』於是把兩夥石榴送到父親面前。第二次是赫氏唱：『主人有茶歡今夕。』問：『明

明是酒，爲什麼變成茶？」鳴鶯就答：「寒夜客來茶當酒。」崇阿說：「這句覆得好。我就把這兩個石榴加贈給你。」第三次是啟禎唱：「纖雲四卷天來河。」問：「明明是無，怎樣說來？」崇阿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一句合式的來。啟禎說：「姑丈這次可要挨罰了。」崇阿說：「好。你自己覆出來罷。我實在想不起來。」啟禎顯出很得意的樣子，大聲念着：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？」弄得滿坐底人都瞧着笑。崇阿說：「你這句射得不大好。姑且算你贏了罷。」他把果子送給啟禎，正要唱時，當差底說：「省城來了一件要緊的公文。師爺要請老爺去商量。」崇阿立刻下樓，到簽押房去。和鸞頂起來唱道：「千樹萬樹梨花飛。」問：「明明是開，爲什麼又飛起來？」赫氏答道：「春城無處不飛花。」她接了和鸞底贈品，就對鳴鶯說：「該你唱了。」於是鳴鶯唱一句：「桃花盡日夾流水。」問：「明明是隨，爲何說夾？」和鸞答道：「兩岸桃花夾古津。」這次應當是赫氏唱，但她一時想不起好句來，就讓給啟禎。他唱道：「行

人弓箭各在肩。」問：「明明是腰，怎會在肩？那腰空着有什麼用處？」和鸞說：「你這問太長了。叫人怎樣覆？」啟禎說：「還不知道是你射不是，你何必多嘴呢？」他把圓筒搖了一下才教各人抽取。那黑闥可巧落在鳴鶯手裏。她想一想，就笑說：「莫不是腰橫秋水雁翎刀嗎？」啟禎忙說：「對，對，你很聰明。」和鸞只掩着口笑。啟禎說：「你不要笑人，這次該你了，瞧瞧你底又好到什麼地步。」和鸞說：「禎哥這唱實在差一點，因為沒有覆到肩字上頭。」她說完就唱：「青草池塘獨聽蟬。」問：「明明是蛙，怎麼說蟬？」可巧該啟禎射。他本來要找機會調嘲和鸞，藉此報復她方才底批評。可巧他想不到，就說一句俏皮話：「癩蝦蟆自然不配在青草池塘那裏叫喚。」他說這句話是誠心要和鸞起鬨。個人心事自家知，和鸞聽了自然猜他是說自己和祖鳳底事，不由得站起來說：「哼，莫笑蛇無角，成龍也未知。禎哥，你以為我聽不懂你底話麼？咳，何苦來。」她說完就悻悻的下樓去。赫氏以為他們是鬧

玩，還在上頭嚷着：『這孩子真會負氣，回頭非叫他父親打她不可。』

和鸞跑下來，踏着花陰，要向自己房裏去。繞了一個灣，剛到囀鵲亭，忽然一團黑影從樹下拱起來，把她嚇得魂不附體。正要舉步疾走，那影兒已走近了。和鸞一瞧，原來是祖鳳。她說：『亞鳳，你昏夜裏在園裏嚇人幹什麼？』祖鳳說：『小姐，我正候着你，要給你說一宗要緊的事。老爺要把你我二人重辦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』和鸞說：『笑話，那裏有這事？你從那裏聽來底？他剛和我們一塊兒在如樓船屋樓上賞月哪。』祖鳳說：『現在老爺可不是在簽押房嗎？』和鸞說：『人來說師爺有要事要和他商量，並沒有什麼。』祖鳳說：『現在正和師爺相議這事呢。我想你是不要緊的，不過最好還是暫避幾天，等他氣過了才回來。若是我，一定得逃走，不然，連性命也要沒了。』和鸞說：『真的麼？』祖鳳說：『誰還哄你？你若要跟我去時，我就領你閃避幾天再回來……無論如何，我總走底。我爲你挨了打，一定不能撇你在這裏，』

你若不和我同行，我寧願死在你跟前。」他說完掏出一枝手鎗來，把槍口向着自己底心坎，裝做要自殺底樣子。和鸞瞧見這個光景，她心裏已經軟化了。她把鎗奪過來，撫着亞鳳底肩旁說：「也罷。我何忍瞧見你對着我做傷心的事，你且在這裏等候，我回去房裏換一雙平底鞋再來。」祖鳳說：「小姐底長褂也得換一換才好。」和鸞回答一聲：「知道。」就忙忙地走進去。

三一失足

她回到房中，知道婢而還在前院和女僕鬪牌。瞧瞧時計才十一點零，於是把鞋換好，糊亂拿了幾件衣服出來。祖鳳見了她忙上前牽着她底手說：「咱們由這邊走。」他們走得快到衙後底角門，亞鳳教和鸞在一株榕樹底下站着。他到角門邊底更房見沒有人在那裏，忙把牆上底鑰匙取下。出了房門，就招手叫和鸞前來。他說：「我且把角門開了讓你先出去。我隨後爬牆過去帶着你走。」和鸞出去以

後，他仍把角門關鎖妥當，再爬過牆去。原來衙後就是鼐山，雖不甚高，樹木却是不少。衙內底花園就是山頂底南部。二人下了鼐山，沿着山脚走。和鸞猛然對祖鳳說：「呀！我們要到那裏去？」祖鳳說：「先到我朋友底村莊去，好不好？」和鸞問說：「什麼村莊，離城多遠呢？」亞鳳說：「逃難底人，一定是越遠越好的。咱們只管走罷。」和鸞說：「我可不能遠去。天亮了，我這身裝束，誰還認不得？」對呀。我想你可以扮男裝。」和鸞說：「不成，不成。我底頭髮和男子不一樣。」祖鳳停步想了一會，就說：「我爲你設法。你在這裏等着，我一會就回來。」他去後，不久就拿了一頂遮羞帽（陽江婦人用的竹帽），一套青布衣服來。他說：「這就可以過關啦。」和鸞改裝後，將所拿底東西交給祖鳳。二人出了五馬坊，望東門邁步。

那一天晚上，各城門都關得很晚，他們竟安安穩穩地出城去了。他們一直走，已經過了一所醫院。路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天空懸着一個半明不亮的月。和鸞

走路時，心裏老是七上八下地打算。現在她可想出不好來了。她和祖鳳剛要上一個山坡，就止住說：『我錯了。我不應當跟你出來。我須得回去。』她轉身要走，只是腳已無力，不聽使喚，就坐一塊大石上頭。那地兩面是山，樹林裏不時發出一種可怕的怪聲。路上只有他們二人走着。和鸞到這時候，已經哭將起來。她對祖鳳說：『我寧願回去受死，不願往前走了。我實在害怕得很，你快送我回去罷。』祖鳳說：『現在可不能回去，因為城門已經關了。你走不動，我可以駝你前行。』她說：『明天一定會給人知道底。若是有人追來，要怎樣辦呢？』祖鳳說：『我們已經改裝，由小路走一定無妨。快走罷。多走一步是一步。』他不由和鸞做主，就把她駝在背上，一步一步登了山坡。和鸞伏在後面，把眼睛閉着，把雙耳掩着。她全身底筋肉也顫動得很利害。那種恐慌底光景簡直不能用筆墨形容出來。

蜿蜒的道上，從遠看只像一個人走着；挨近卻是兩個。前頭一種強烈的喘聲

和背後那微弱的氣息相應和。上頭的烏雲把月籠住，送了幾粒雨點下來。他們讓雨淋着，還是一直地望前。剛渡過那龍河，天就快亮了。祖鳳把和鸞放下，對她說道：『我去叫一頂轎子給你坐罷。天快要亮了，前邊有一個大村子，咱們再不能這樣走了。』和鸞哭着說：『你要帶我到那裏去呢？若是給人知道了，你說怎好？』祖鳳說：『不礙事底。咱們一同走着，看有轎子，再雇一頂給你，我自另有主意。』那時東方已有一點紅光，雨也止了。他去雇了一頂轎子，讓和鸞坐下，自己在後面緊緊跟着。足行了一天，快到那篤墟了。他恐怕到底時候沒有住處，所以在半路上就打發轎夫回去。和鸞扶着他慢慢的走，到了一間破廟底門口。祖鳳教和鸞在牀檐旁邊候着，自己先進裏頭去探一探，一會兒他就攜着和鸞進去。那晚上就在那裏歇息。

和鸞在夢中驚醒。從月光中瞧見那些陳破的神像：臉上底鬍子，和身上底破袍被風颳得舞動起來。那光景實在猙獰可怕。她要伏在祖鳳懷裏，又想着這是不

應當的。她懊悔極了，就推祖鳳起來，叫他送自己回去。祖鳳這晚上倒是好睡，任她怎樣搖也搖不醒來。她要自己出來，那些神像直瞧着她，叫她動也不敢動。次日早晨，祖鳳牽着她仍從小路走。祖鳳要找底朋友，就在這附近住，但他記不清那條路底方位。他們朝着早晨的太陽前行，由光線中，瞧見一個人從對面走來。祖鳳瞧那人底容貌，像在那裏見過似的，只是一時記不起他底名字。他要用他們底暗號來試一試那人，就故意上前撞那人一下，大聲喝道：『呸！你盲了嗎？』和鸞瞧這光景，力勸他不要闖禍；但她底力量那裏禁得住祖鳳，那人受祖鳳這一喝，却不生氣。只回答說：『我却不自，因為我底眼睛比你大。』說完還是走他底。祖鳳聽了，就低聲對和鸞說：『不怕了。咱們有了宿處了。我且問他這附近有房子沒有；再問他認識亞成不認識。』說着就叫那人回來，慫恿地問他說：『你既然是豪傑，請問這附近有甲子借人沒有？』那人指着南邊一條小路說：『從這條線打聽去罷。』祖鳳

乘機問他：『你認得金成麼？』那人一聽祖鳳問金成，就把眼睛望他身上估量了一回。說：『你問他做什麼？他已不在這裏。你莫不是由城來底麼？是黃得勝叫你來底不是？』祖鳳連聲答了幾個是。那人望四圍一瞧，就說：『這裏不是說話底地方。你可以到我那裏去，我再把他底事情告訴你。』

原來那人也姓金，名叫權。他住在那篤附近一個村子，曾經一度到衙門去找黃總爺，祖鳳就在那時見他一次。他們一說起來就記得了。走底時節，亞權問祖鳳說：『隨你走底可是尊嫂？』祖鳳支離地回答他。和鸞聽了十分懊惱，但她底臉帽子遮住，所以沒人理會她底當時的神氣。三人順着小路走了約有三里之遙，當前橫着一條小溪澗，架着兩岸底橋是用一塊舊棺木做底。他們走過去，進入一叢竹林。亞權說：『到我底甲子了。』祖鳳和鸞跟着亞權進入一間矮小的茅茆，讓坐之後，和鸞還是不肯把帽子摘下來。祖鳳說：『她初出門，還害羞咧。』亞權說：『莫請

嫂子到房裏歇息，我們就在外頭談談罷。」祖鳳叫和鸞進房裏，回頭就問亞權說：「現在就請你把成哥底下落告訴我。」亞權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哎！他現時在開平縣底監裏哪，他在幾個月前出去「打單」，兵來了還不逃走，所以給人搵住了。」這時祖鳳底臉上顯出一副很驚惶的模樣，說：「噢，原來是他。」亞權反問什麼意思，他就說：「前晚上可不是中秋嗎？省城來了一件要緊的文書，師爺看了，忙請老爺去商量。我正和黃總爺在龍王廟裏談天，忽然在簽押房當差底朱爺跑來，低聲地對黃總爺說：開平縣監裏一個劫犯供了他和土匪勾通，要他立刻到堂對質。黃總爺聽了立刻把幾件細軟的東西藏在懷裏，就望頭門逃走。他臨去時，教我也得逃走。說這案若發作起來，連我也有份。所以我也逃出來。現在給你一說，我才明白是他。」亞權說：「逃得過手，就算好運氣。我想你們也餓了，我且去煮些沙來給我們耕罷。」他說着就到簷下煮飯去了。

和鸞在裏面聽得很清楚，一見亞權出去，就站在門邊怒容向着祖鳳說：『你們方才所說底話，我已聽明白了。你現在就應當老老實實地對我說。不然，我……』她說到這裏，咽喉已經噎住。祖鳳進前幾步，和聲對她說：『我底小姐，我實在是把你欺騙了。老爺在簽押房所商量底與你並沒有什麼相干。乃是我與黃總爺底事。我要逃走，又捨不得你，所以想些話來騙你，爲底是要叫你和我一塊住着。我本要扮做更夫到你那裏，剛要到更房去取傢具，可巧就遇着你，因此就把你哄住了。』和鸞說：『事情不應當這樣辦。這樣叫我怎樣見人。你爲什麼對人說我是你底妻子？原來你底……』祖鳳聽她說越氣，不容她說完就插着說：『我底小姐，你不會說你是最愛我底嗎？你捨得教我離開你嗎？』亞權聽見裏面小姐長小姐短底話，忙進來打聽到底是那一回事。祖鳳知瞞不過，就把事情底原委說給他知道。他們二人用了許多話語才把和鸞底氣減少了。

亞權也是和黃總爺一黨底人，所以很出力替祖鳳遮藏這事。他爲二人找一個藏身之所。不久就搬到離亞權底茅屋不遠底一所小房子住去。

四 他底宗教

和鸞所住底屋子靠近山邊。屋後一脈流水；四圍都是竹林。屋內只有兩舖牀，一張桌子，和幾張竹椅。壁上底白灰掉得七零八落；日光從瓦縫間射下來。祖鳳坐在她底脚下，側耳聽着她說：『亞鳳啊，我這次跟你到這個地方，要想回家，是辦不到的。現在與你立約，若能依我，我就跟着你；若是不能，你就把我殺掉。』祖鳳說：『只要你常在我身邊，我就沒有不依從你底事。』和鸞說：『我從前盼望你往上長進，得着一官半職，替國家爭氣；就是老爺，在你身上也有這樣的盼望。我告訴你，須要等你出頭以後，才許入我房裏；不然，就別妄想。』祖鳳底良心現在受責罰了。和鸞底話，他一點也不敢反抗。只問她說：『要到什麼地步才算呢？』和鸞說：『不須多

大，只要能帶兵就夠了。」祖鳳連連點頭說：『這容易。這容易。我只須換個名字再投軍去就有盼望。』

亞鳳在那裏等機會入伍；但等來等去總等不着。只得先把從前所學底手藝編做些竹器到墟裏發賣。他每日所得底錢差可以夠二人的用。有一天，他在墟裏瞧見廟前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。他進前一瞧，別的字都不認得，只認得『黃得勝……祖鳳……逃……捉拿……花紅四百元……』他看了，知道是通緝的告示，嚇得緊跑回去。一踏進門，和鸞手裏拿着一塊四寸見方的紅布，上面印着一個不像八卦，不像兩儀底符號在那瞧着。一見祖鳳回來，就問他說：『這是什麼東西？』祖鳳說：你既然搜了出來，我就不能不告訴你。這就是我底腰平。小姐，你要知道我和黃總爺都是洪門底豪傑；我們二人都有這個。這就是入門底憑據。我坐監底時候，黃總爺也是因為同會底緣故才把我保釋出來底。」和鸞說：『那麼亞權也是你

們底同黨了。『是的……呀！小姐，事情不好了。老爺底告示已經貼在墟裏，要捉拿我和黃總爺哪。這裏還是陽江該管底地方，咱們必不能再住在此；不如往東走，到那扶去避一下。那裏是新寧（台山）地界。也許稍微安穩一點。』他一面說，一面催和鸞速速地把東西檢點好，在那晚上就搬到那扶墟去了。

他們搬到那扶附近一個荒村；圍在四面底，不是山，就是樹林。二人在那裏藏身倒還安靜。亞鳳改名叫做李猛，每日仍是做些竹器賣錢。他很奉承和鸞，知她嗜好音樂，來做了一管短簫，常在她面前吹着。和鸞承受他底崇敬，也就心滿意足，十分想家啦。

時光易過，他們在那裏住着，已經過了兩個冬節。那天晚上祖鳳從墟裏回來，膈膀下來着一架琵琶，喜喜歡歡地跳躍進來。對和鸞說：『小姐，我將今天所賺底錢爲你買了這個。快彈一彈，瞧他底聲音如何。』和鸞說：『呀！我現在那裏有心玩

弄這個許久不彈，手法也生了。你先擱着罷。改天我喜歡彈底時候，再彈給你聽。」他把琵琶擱下，說：『也罷。我且告訴你一樁可喜的事情：亞權今天到墟裏找我，說他要到省城喫糧去。他說現在有一位什麼司令要招民軍去打北京，有好些兄弟們勸他同行。他也邀我一塊兒去。我想我底機會到了。我這次出門，都是爲你底緣故；不然，我寧願在這裏做小營生，光景雖苦，倒能時常親近你。他們明後天就要動身。』和鸞聽說打北京就驚異說：『也許是你聽差了罷。北京是皇都，誰敢去打？況且官制裏頭也沒有什麼叫做司令底。或者你把東京聽做北京罷。』祖鳳說：『不差，不差，我所聽底一定不錯。他明明說是革命黨起事，要招兵打滿洲底。』和鸞說：『呀，原來是革命黨造反！前幾年，老爺才殺了好幾個哪。我勸你別去罷。去了定會把自己底命革掉。』他迫着要履和鸞底約，以爲這次是好機會，決不可輕易失掉。不論和鸞應許與否，他心裏早有成見。他說：『小姐，你說底雖然有理，但是革命黨』

一起事，或者國家也要招兵來對付，不如讓我先上省去瞧瞧，再行定規一下。你以爲怎樣呢？我想若是不走這一條路，就永無出頭之日啦。」和鸞說：「那麼，你就去瞧瞧罷。事情如何，總得先回來告訴我。」當下和鸞爲他預備些路上應用底東西，第二天就和亞權一同上省城去了。

亞鳳一去，已有三個月底工夫。和鸞在小屋裏獨自一人頗覺寂寞。他很信亞鳳那副好身手，將來必有出人頭地底日子。現時在窮困之中，他能盡力去工作。同在一個屋子住着，對於自己也不敢無禮。反想啟禎鎮日裏只會蹴毬、弄鳥、賭博、喝酒以及等等虛華的事，實在叫她越發看重亞鳳。一想起他底服從崇敬和求功名底願望，就減少了好些思家底苦痛。她每日望着亞鳳回來報信，望來望去，只是沒有消息。悶極底時候，來彈着琵琶來破她底憂愁和寂寞。因爲她愛粵謳，所以把從前所學底詞曲忘了一大半。她所彈底差不多都是粵調。

無邊的黑暗把一切東西埋在裏面。和鸞所住底房子只有一點豆粒大的燈光。她從屋裏蹣出來，瞧瞧四圍山林和天空底分別，只在黑色底濃淡。那是搖光從東北漸移到正東，把全座星斗正橫在天頂。她信口唱幾句歌詞，回頭把門關好，端坐在一張竹椅上頭，好像有所思想底樣子。不一會，她走到桌邊，拾一枝筆來，寫着：

諸天盡黝暗。

曷有衆星朗？

林中勞意人，

獨坐聽山響。

山響復何爲？

欲驚獅子夢。

磨牙嗜虎狼，

永被腹心痛。

她寫完這兩首，正要往下再寫，門外急聲叫着：『小姐，我回來了。快來替我開門。』她認得是亞鳳底聲音，喜歡到了不得，把筆擱下，速速地跑去替他開門。一見亞鳳，就問：『爲什麼那麼晚才回來？哎呀，你底辮子那裏去了！』亞鳳說：『現在都是時興這個樣子。我是從北街來底，所以到得晚一點。我一去，倒就被編入伍，因此不能立刻回來。我所投底是民軍。起先他們說要北伐，後來也沒有打仗就贏了。聽說北京底皇帝也投降了，現在的皇帝就是大總統，省城底制台和將軍也沒了，只有一個都督是最大的，他底下屬全是武官。這時候要發達是很容易的。小姐，你別再愁我不長進啦。』和鸞說：『這豈不是換了朝代嗎？』可不是。『那麼，你老爺底下落你知道不？』祖鳳說：『我沒有打聽這個，我想還是做他底官罷。』和鸞哭着

說：『不一定的。若是換了朝代，我就永無見我父母之日了。縱使他們不遇害，也沒有留在這裏底道理。』亞鳳瞧她哭了，忙安慰說：『請不要過於傷心。明天我回到省城再替你打聽打聽。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情形呢，何必哭。』他好容易把和鸞勸過來。又談些別後底話，就各自將息去了。

早晨的日光照着一對久別的人。被朝霧壓住底樹林裏斷斷續續發出幾隻蝴蝶底聲音。和鸞一聽這種聲音，就要引起她無窮的感慨。她只對祖鳳說：『又是一年。』她底心事早被祖鳳看出，就說：『小姐，你又想家了。我見這樣，就捨不得讓你自己住着，沒人服侍。我實在苦了你。』和鸞說：『我並不是爲沒人服侍而愁，瞧你去那麼久，我還是自自然然地過日子就可以知道。只要你能得着一個小差事，我就不愁了。』祖鳳說：『我實在不敢辜負小姐底好意。這次回來無非是要瞧你。我只告一禮拜的假，今天又得回去。論理我是不該走得那麼快，無奈……』

和鸞說：「這倒是不妨。你瞧什麼時候應當回去就回去，又何必發愁呢？」祖鳳說：「那麼，我待一會，就要走啦。」他抬頭瞧見那枝琵琶掛在牆上，就笑着對和鸞說：「小姐，我許久不聽你彈琵琶了。現在請你隨便彈一枝給我聽，好不好？」和鸞也很喜歡地說：「好。我就彈一枝粵謳當做給你送行底歌兒罷。」她抱着樂器，定神想了一會，就唱道：

『暫時嘅離別，犯不着短嘆長噓。

君若嗟嘆就唔配稱做鬚眉。

勸君莫因窮困就添愁緒，

因爲好多古人都係出自寒微。

你睇樊噲當年曾與屠夫爲伴侶，

和尙爲君重有個位老朱！

自古話事唔怕難爲，只怕人有志，

重任在身，切莫辜負你個堂堂七尺軀。

今日送君說不盡千萬語。

只願你時常寄我好音書。

唉！我記住遠地煙樹，就係君去處。

勸君就動身罷，唔使再躊躇。

五 山大王

在那似煙非煙，似樹非樹底地平線上，彷彿有一個人影在那里走動。和鸞正在竹林裏望着，因爲亞鳳好幾個月沒有消息了。她瞧着那人越來越近，心裏以爲是給她送信來底。她迎上去，却是亞鳳。她問：『怎麼又回來呢？』祖鳳說：『民軍解散了。』他說底時候，臉上顯出很不快的樣子。接着說：『小姐。我實在辜負了你底

盼望。但這次銷差底不止我一人，連亞權一班的朋友都回來了。』和鸞見他發愁，就安慰他說：『不要着急，大器本來是晚成底。你且休息一下，過些日再設法罷。』她伸手要替亞鳳除下背上底包袱，却被亞鳳止住。二人攜手到小屋裏，和鸞還對他說了好些安慰底話。

時光一天一天地過去，亞鳳在家裏很覺厭膩，可巧他底機會又到了。亞權到他那裏，把他叫出來，同在竹林底下坐着。亞權問：『你還記得金成慶？』祖鳳說：『爲什麼記不得。他現在怎樣啦？』亞權說：『革命底時候，他從監裏逃出來。一向就在四邑一帶打劫。現時他在百峯山附近底山寨住着；要多招幾個人入夥，所以我特地來召你同行。』祖鳳沈思了一會，就說：『我不能去。因爲這一說起來，我底小姐必定不樂意。這殺頭底事誰還敢去幹呢？』亞權說：『咦，你這人真笨！若是會死，連我也不敢去，還敢來招你嗎？現在的官兵未必能比咱們強，他們一打不過就會

設法招安；那時我們可又不是好人，軍官麼？你不曾說過你底小姐要等你做到軍官底時候才許你成婚嗎？現在有那麼好機會不投，還等什麼時候呢？從前要做武官是考武秀，武舉；現在只要先上梁山做大王，一招安至小也有排長，連長。你瞧亞成有好幾個朋友從前都是山寨裏底八拜兄弟，現在都做了什麼司令，什麼鎮守使了。聽說還有想做督軍底哪……」祖鳳插嘴說：「督軍是什麼？」亞權答道：「哎，你還不知道嗎？督軍就是總督和將軍合成一個底意思：是全國最大的官。我想做官底道路，再沒有比這條簡捷底了。當兵和做強盜本來沒有什麼分別；不過他們底招牌正一點，敢青天白日地搶人；我們只在暗裏糊搗就是了。你就同我去罷，一定沒有傷害的。」祖鳳說：「你說底雖然有理，但這些話決不能對小姐說起底。我還是在等別的機會罷。」亞權說：「呀，你真獸！對付女人是一樁極容易的事情，你何必用真實的話對她說呢？往時你有聰明騙她出來，現在就不再哄她一次嗎？我

想你可以對她說現在各處底人民都起了勤王底兵，你也要投軍去。牠聽了一定很喜歡，那就沒有不放你去底道理。」祖鳳給他勸得活動起來，就說：「對呀！這法子稍微可以用得。我就相機行事罷。」亞權說：「那麼，我先回去候你底信。」他說完，走幾步，又回頭說：「你可不要對她提起亞成底名字。」

祖鳳進去和和鸞商量妥當，第二天和亞權一同搬到亞成那裏。他們走了兩三天才到山麓。亞鳳扶着和鸞一步一步地上去，歇了好幾次才到山頂。那山上有幾間破寨，亞成就讓他們二人同在一間小寨住着。他們常常下山，有時幾十天也不回來一次。和鸞在那裏越覺寂寞；因為從前還有幾個鄰村底婦人來談談，現在山上只有她和幾個守寨底老賊。牠每日有這幾個人服侍，外圍雖覺好些，但精神的苦痛是比從前利害得多。她正在那裏悶着，老賊亞照跑進來說：「小姐，他們回來了。現在都在亞權寨裏哪。亞鳳叫我來問小姐要穿底還是要戴底，請告訴他，他

可以給小姐拿來。』他底口音不大清楚，所以和鸞聽不出什麼意思來。和鸞說：『你去叫他來罷。我不明白你所說底是什麼意思。』亞照只得就去叫亞鳳來。和鸞說：『亞照來說了大半天，我總聽不出什麼意思。到底問我要什麼？』亞鳳從口袋裏掏出幾隻戒指和幾串珠子，笑着說：『我問你是要這個，或是要衣服。』和鸞詫異到了不得；注目在亞鳳臉上說：『呀呀！這是從那裏得來底。你莫不是去打劫麼？』亞鳳從容地說：『那裏是打劫。不過咱們底兵現在沒有正餉，暫時向民間借用。可幸鄉下底紳士們都很仗義，他們捐底錢不夠，連家裏底金珠寶貝都拿出來。這是發餉時剩下底。還有好些綢緞哪。你若要時，我叫人拿來給你挑選幾件。』和鸞說：『這些東西，現時在我身上都沒有什麼用處。你下次出差去底時候，記得給我帶些書籍來，我可以藉此解解心悶。』亞鳳笑說：『哈哈誰願意帶那些笨重的東西上山呢？現在的上等女人都不興念書了。我在省城瞧見許多太太夫人們都是這』

樣。她們只要粉擦得白，頭梳得光，衣服穿得漂亮就夠了。不說女人，連男子也是如此。前幾年，我們底營紮在省城一間什麼南強公學裏，頭底書籍很多，聽說都是康聖人底。我們兄弟們嫌那些東西多占地位，一擔只賣一塊錢，不到三天，都讓那班小販買去包東西了。況且我們走路要越輕省越好；若是帶書籍，不上三五本就麻煩。好罷，你若是一定要時，我下次就給你帶幾本來。』說話時，亞權又來把他叫去。

亞鳳跑到亞成寨裏，瞧見三四個嘍囉坐在那裏，早猜着好事又來了。亞成起來對亞鳳說：『方才欽哥和疏哥來報了兩宗肥事：第一，是梁老太爺過幾天要出門，我們可以把他拿回來。他兒子現時在京做大官，必定要拿好些錢財來贖回去。第二件是寧陽鐵路這幾個月常有金山丁（美洲及澳洲華僑）往來。我想找一個好日子，把他們全網打來。我且問你辦那一樣最好？劫火車雖說富足一點，但是

要用許多手脚。若是趙梁老太爺，只須五六個人就夠了。」亞鳳沈吟半晌說：『我想劫火車好一點。若要多用人，我們可以招聚些。』亞成說：『那麼，你就先到各山寨去招人罷。約好了，我們再出發。』

六 他底生活

那日下午，火車從北街開行。搭客約有二百餘人，亞成、亞鳳和好些嘍囉都扮做搭客，分據在二、三等車裏。亞鳳拿出時計來一看，低聲對坐在身邊底同伴說：『三點半了，快預備着。』他說完把窗門托下來，往外直望。那時火車快到汾水江地界，正在蒲葵園或芭蕉園中穿行。從窗一望都是綠色的葉子，連人影也不見。走底時候，車忽然停住。亞鳳、亞成和其餘的都拿出手鎗來，指着搭客說：『是伶俐人就不要下車。個個人都得坐定，不許站起來。』他們說底時候，好些賊從蒲葵園裏鑽出來，各人都有凶器在手裏。那班賊上了車，就對亞成說：『先把頭二等車封鎖起

來，我們再來驗這班孤寒鬼。」他們分頭擋住頭二等底車門，把那班三等客逐個驗過。教每人都伸手出來給他們瞧，若是手長得幼嫩一點底就把他留住。其餘粗手、赤腳、肩上有癍和皮膚粗黑底人，都讓他們下車。他們對那班人說：『饒了你們這些窮鬼罷。把東西留下，快走。不然，要你們底命。』亞鳳把客人所看底書、報、小說糊亂搶了幾本藏在自己懷中，然後押着那班被擄底下車。

他們把留住底客人，一個夾一個下來。其中有男的、有女的、有金山丁、官僚、學生、工人和管車底，一共有九十六人。那裏離河不遠，嘍囉們早已預備了小汽船在河邊等候。他們將這九十六人趕入船裏，一個挨一個坐着且用鎗指着，不許客人聲張。船走了約有二點鐘底光景，才停了輪，那時天已黑了。他們上岸穿過幾叢樹林，到了一所荒寨。亞成吩咐衆嘍囉說：『你們先去弄東西喫。今晚就讓這些貨在這裏。挑兩三個女人送到我那裏去，再問鳳哥，權哥們要不要。若是有剩就隨你們

底便。』嘍囉們都遵着命令，各人辦各人底事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衆賊都圍在亞成身邊，聽候調遣。亞成對亞權說：『女人都讓你
去辦罷。有錢底叫她家裏來贖；其餘的，或是放回或是送到澳門去都隨你底便。』
他又把那些男子底姓名住址問明白。派嘍囉各處去打聽，預備向他們家裏拿相
當的金錢來贖回去。嘍囉們帶了幾個外省人來到他跟前。他一問了，知道是做官、
當委員底，就大罵說：『你們這些試死底人。只會鏟地皮，和與我們作對頭，今天我
我手裏，別再想活着。人來，把他們捆在樹上，鎗斃。』衆嘍囉七手八腳，不一會都把
他們打死了。

三五天後，被派出去底嘍囉都回來報各人家裏底景況。亞成叫各人寫信回
家取錢。叫亞鳳檢閱他們底書信。亞鳳在信裏瞧見一句：『被綠林之豪擄去……
七月三十日以前……』和『六年七月十九』就叫那寫信底人來說：『你這信，

到底包藏些什麼暗號？你要請官兵來拿我們嗎？」他指着「綠林」，擄「六年七月」等字問說：「這些是什麼字？若說不出來，就要你底狗命。現在明明是六月，爲何寫六年七月？」亞鳳不認那些字，思疑裏面有別的意思。所以對着那人說：「凡我不認得底字都不許寫。你就改作『被山大王捉去』和『丁巳六月』罷。以後再這樣，可就不饒你了。曉得麼？」檢閱時，亞權帶了兩個人來說：「這兩個人實在是窮，放了他們罷。」亞鳳說：「亞成說放就放。我不管。」他就跑到亞成那裏說：「放了他們罷。」亞成說：「不。咱們決不能白放人。他們雖然窮，命還是有用的。咱們就要他們底命來警戒那些有錢而不肯拿出來底人。你且把他們捆在那邊，再叫那班人出來瞧。」亞成瞧那些俘擄出來，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瞧那兩個人就是。有錢不肯化底。你們若不趕快叫家裏拿錢來，我必要一天把你們當中底人鎗斃兩個，像他們現在一樣。」衆人見他們二人死了，都嚇得抖擻起來。亞鳳說：「你們若

是精乖，就得速速拿錢來，省得死在這裏。

他們在那寨那正擺佈得有條有理，一個嘍囉來回報說：『官軍已到北街了。』
亞成說：『那麼，我們就把這些人分開罷。我和亞鳳、亞權同在一處，將廿人給我們帶去。剩下的叫亞球和亞勝分頭帶走。』亞鳳把四個司機人帶來，說：『這四個是工人，家裏也沒有什麼錢，不如放了他們罷。』亞成說：『鳳哥，你底打算差了。咱們時常要在鐵路上往來，若是放他們回去，將來的禍根不小。我想還是請他們去見閻王好一點。』

他們把那幾個司機人殺掉以後，各頭目帶着自己底俘擄分頭逃走。亞成、亞鳳和亞權帶着二十人，因為天氣尚早，先叫他們伏在蒲葵園底葉下，到晚上才把他們帶出來。他走了一夜才到山寨。上山後，亞鳳拿幾本書趕緊跑到自己底寨裏，對和鸞說：『我給你帶書來了。我們搗了好些違抗王師底人回來，現在滿山寨都

是人哪。」和鸞接過書來瞧一瞧，說：「這有什麼用？」他悻悻地說：「你瞧！正經給你帶來，你又說沒有用處。我早說了，倒不如多搵幾個人回來更好哪。」和鸞問：「怎麼說？」我們搵人回來可以得着他們家裏底取贖錢。」和鸞又問：「怎樣叫他們來贖？若是不肯來，又怎辦？」亞鳳說：「若是要贖回去底話，他們家裏底人可以到澳門我們底店裏，拿二三斤鴉片或是幾箱好煙葉做開門禮，我們才和他講價。若不然，就把他們治死。」和鸞說：「這可不是近於強盜底行爲麼？」他心裏暗笑，口裏只答應說：「這是不得已的。」他恐怕被和鸞問住，就托故到亞成寨裏去了。

過不多的日子，那班俘擄已經被人贖回一大半。那晚該亞鳳底班送人下山。他用手巾把那幾個俘擄底眼睛縛住，才叫嘍囉們扶他們下山，自己在後頭跟着。他去後不到三點鐘底工夫，忽然山後一陣鎗聲越響越近。亞成和剩下的嘍囉各人攜着槍械下山迎敵。鎗聲一呼一應，沒有片刻停止。和鸞嚇得不敢睡，眼瞧着天

亮了，那鎗聲還是不息。她瞧見山下一枝人馬向山頂奔來；一枝旗飄蕩着，却認不得是那國底旗幟。她害怕得很，要跑到山洞裏躲藏。一出門，已有兩個兵追着她。她被迫到一個斷崖上頭，聽見一個兵說：『嚇，這裏還有那麼好的貨，咱們上前把她搜過來受用。』那兵方要進前，和鸞大聲喝道：『你們這些作亂底人，休得無禮。』二人不理會她，還是要進步。一個兵說：『呀，你會飛！』他們搥不着和鸞，正在互相埋怨，一個軍官來到，喝着說：『你們在這裏幹什麼？還不跟我到處搜去。』

從這軍官底服裝看來，就知道他是一位少校。他底行動十分敏捷，像很能幹似的。他搜到和鸞所住底寨裏，無意中搜出她底衣服。又把壁上底琵琶拿下來，瞧見上面貼着一張紅紙條，寫着：『表寸心。』底下還寫了牠自己底名字。軍官就很是詫異，說：『哼，原來你在這裏！』他回頭對衆兵丁說：『拿住多少賊啦？』都說：『沒有。』女人呢？也沒有。他把衣物交給兵丁，叫他們先下山去，自己還在那裏找。

尋着。

唉！他底尋找是白費的。他回到營裏，天色已是不早，就叫衛兵拿了一盞油燈來，把所得底東西翻來覆去地瞧着。他嘆息幾聲，把東西擱下，起來，在屋裏蹣來蹣去。半晌的工夫，他就拿起筆來寫一封信。

『賢妻如面：此次下鄉圍捕，於賊寨中搜出令姊衣物多件，然余徧索山中，了無所得，寸心爲之悵然。憶昔年之事，余猶以虐謔爲咎，今而後知其爲賊所擄也。茲命衛卒將衣物數事，先呈妝次，俟余回時，再爲卿詳道之。夫禎白。』

他把信封好，叫一個兵來將信件拿去。自己眼瞪瞪坐在那裏，把手向腿上一拍。門外底崗兵順着響處一望，彷彿聽着他底長官說：『啊，我現在才明白你底意思。只是你害殺婢而了。』

（粵語附註）「唔」等於「不」，讀如英文 m。

「我地」等於「我們。」

「人地話」就是「人家說。」

「睇」北方說「瞧」音ㄘ。ㄚ。

「噉」等於「如此，」「這樣」音ㄍ。ㄩ。

「嘅」等於「的，」「底」音ㄍ。ㄝ。

看禾

偃工

一

現在已是秋天了。秋天是農人收穫的時期，我此刻雖然住在這繁華無聊的城市裏，却忘不了我小時候同我祖父往農人家裏去看禾（註）的一件故事。

（註）看禾——是個戶將收穫的時候，必請得田主到他家去把田中禾稼視察一週，以定本年納租的多少。如或遭水旱蟲傷，好趁這時求田主將納租減輕。

我記得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，有一次，同我底祖父到一個農人家裏去，聽說是要去看什麼禾的。家裏人的議論都說的是小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，也應該知道一點家事；趁這時候到各莊屋去走熟，不說別的，將來也好管理產業。

我同我祖父出發了。

我戴着一頂自縣城裏買來的學生草帽，走在我祖父底前面；腳上穿的布底涼鞋，是我母親替我做的。我底祖父穿着一件粗大布製的白汗褂，大腳管的藍褲子；左手撐着一把老油傘，右手拿着一管旱烟袋兒，在我底後面護着我走。

我們底莊屋，是在一個高山頂上，我時常聽見我家底長工胡三爹對我說，「哥兒，你到莊屋裏去玩麼？那里是很高很高的處所，可以望見縣城裏底寶塔。」因此，我便時常想去看寶塔。這時我同我祖父一直循這山嶺上去，我因為有這個「看寶塔」底希望，故而走得非常勇敢！沿路的溪澗、叢林和蟲鳥底聲音，各種景色，那里知道賞玩呢？但我底祖父因為年老，血氣衰了，時常要在路旁大樹底下歇息。有時他老人家用旱烟袋指着那山坳裏的田說：「這幾十畝田多麼好呀！那巖下底泉水完全灌注到田裏。一點旱災都沒有多好呀！」他老說到這兒，用着很嚴

重的容貌盯著我，『你知道嗎？這田是某翁的。這幾年來他底家運不好。大兒子和二兒子都不務正業；小的年紀還小得很，將來變好變壞，還是不曉得的事。這田看……幾時落到別人手裏！你們看也能幫祖宗爭得一分氣，把這田……』他老說到這里，又把頭對我點了幾下，那種莊嚴的詞色，實在令人禁受不住，我悶悶的聽，幾乎欲哭了出來呢。

二

我同我祖父爬上了幾個山坡，到得絕頂，祖父說，『快到了。』我朝山頂那邊望過去，見有茅屋幾間分佈在山坳或土坂上。在東邊的坂上有一間茅屋，屋上炊烟突出，瀰漫了山谷。祖父告我，我們底莊屋就是那個。

我們行近莊屋，一隻清瘦的大黃狗，和幾隻小犬撲出來向我們亂吠。屋子裏便出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，一面把狗趕開，一面迎將來說：『大爹來了？真難

爲你老阿！』他又向着我，『哈，哥兒也來了，真難得！』他說完便來拉我底手，我覺得他底手粗重不可耐，便悄悄地扭脫了。

我祖父同他說的話，第一句便是『祥喜，而今年紀過去了，精力到底不及從前了。這幾里路還要在路上歇息幾次；不然，便喘不過氣來。』祥喜接着說，『可不是麼！別說大爹，就是我這幾根窮骨頭，都覺得一年不比一年了。……哥兒真長得快呀，就這麼高了！』怕莫有了十三四歲了嗎？』祖父說，『哪里？要到今年十二月才滿十二歲哩！』是了！我記得哥兒是同我家狗二同年生的！真長得快呀！你看呵，我家底狗二只有哥兒這麼一半來高。』祥喜說時，指着一個從屋裏走出來的小孩，面皮黃瘦，赤裸着上身，我看實在比我矮得多，我便知道這是狗二了。

祥喜引我們進了屋子，讓我們坐下，又叫狗二送火出來給我祖父吃旱烟。我同祖父坐在一條長板凳上，祥喜坐在地面放着一個草編的蒲團上。一會兒，只

見狗二送出茶來；一會兒又送出火來，用半邊土瓷碗，盛着幾個半燃半滅的火炭兒。我們鄉裏沒有煤，通常燒的是柴，所以這樣。

這時祥喜和我祖父吸着烟閒談。我的一雙眼不住的打量這屋子，這屋子高不過一丈四五尺，寬也不過一兩方丈；週圍築的是土牆，並沒有什麼粉墨；上面蓋的茅草，有幾處撒了下來，黃的茅草上，扭纏着許多炊烟薰黑的蜘蛛絲，好似穗子一樣。屋底後方正中是神龕，龕下堆滿了農具；龕內擺列幾個木雕的小偶像，正中的大約是觀音大士，左旁的是關聖帝君，那是我認識的。這屋各面都沒有窗，陽光須自正門射入。屋內左壁雖有一門通灶屋（廚房），右壁有一門通寢室，但兩處也各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戶，故射入的光線並不大。而灶屋中因為以柴作燃料的緣故，烟霧朦朧，塵灰滿壁，尤其黯黑。

我在這屋中東跑西看，看得正出神的時候，祥喜忽然叫了我一聲，「哥兒不

要亂跑呀，我家黃狗專會咬小孩底腿，非常利害咧！』我便站着不動，對他笑；回頭看見那隻清瘦的黃狗站在大門外，張牙，怒目望着我，我又怕了，趕快走到我祖父面前立着。

三

『今天難得你老爬山過嶺來，大爹，現在要煩你老到田壠間去看一看今年的……』

『今年的呀唔，一無天旱，二無水患，三無蟲傷，我想比去年的收穫一定要增加幾成，不必去看了罷！照去年的樣，看加上若干……』

『嘻嘻，加上若干呀，你老不要這麼高興哩！還是請你老去看了再說罷，既然承你老來到這……』

祥喜同我底祖父這樣地說了，我祖父立刻轉了意思說，『也好，你一定要我

去，我就同你看一下。」回頭又對我說，『天氣太熱了，不要跟我到田塍邊去，就在這屋子裏涼涼。』祥喜也叫我不要去好，說是怕受了熱；他並吩咐狗二到對面牆裏去砍玉竹黍給我吃，要揀頂好的。

他們都出門去了。我一人坐在屋子裏，怕狗咬人，不敢出大門一步。須臾，狗二拿了三四根玉竹黍跑回來了。他便把一根莖給我，說『你先吃着這個，這幾個玉米團，你帶回家去吃。』我看他那樣地慇懃，對着他笑了。但是一點也沒有表示什麼謝意。

我一面吃着玉竹莖，一面走到大門坎兒上坐着；我從左壁的門內望去，看見灶屋裏有一個婦人在那里做菜；一個年老的婆婆在那里燒火；一個不到一歲的小孩在地面上亂爬；那婦人底年紀大約三十來歲了，伊穿的衣服，自然是不整齊的，伊底面上現出一種頹喪和一種苦思的樣子。伊望了我一眼，回頭望着那婆婆

說『……什麼天旱，什麼蟲傷……若再撞着那些，不是叫人該死麼……』那婆婆向伊呷了一嘴，又望了我一眼，但並沒有說什麼。我隨即俯着頭，依舊吃我底玉竹莖。

哪里來了一種唧唧噥噥的聲音咧！我感覺了。我探視門外，呵，原來有兩個女孩兒在屋簷底下摘蔬菜。伊們二人對面望着，絮絮地談論：

『姊姊呀，今天大爹爹來，爲什麼我媽媽定要殺隻母雞給他老人家吃咧？』

『爲得我家耕了他老人家底田，妹妹。』

『哦，我們耕了他老人家底田，就要殺雞……』

『是了！耕田的人奉敬主東是應該的。』

『唔，可是我爹爹和媽媽從沒有吃過這麼隻一雞，就是祖母也沒有吃過。並且，姊姊呀，我媽媽從前不說過麼這隻母雞生出來的蛋特別大，拿到街上去，可以

多賣幾文錢一個，聚得錢要拿給我製衣穿……」

『嚇，不要說那些了。我們要耕人家底田，必得好好地奉敬人家；不是這樣，人家會把田收回去。妹妹呀，你想想，要是我家不耕人家底田，哪里得到飯吃，別說沒有衣穿哩……』

伊們二人一問一答地談論着，有時現出很驚訝或失望的樣子。伊們忽然望見了我，便停住不談了。

沉默了好一會兒，遠遠望見我祖父和祥喜從那田塍上來了。祥喜望着那田壠裏東指西畫，我底祖父也把旱烟袋兒跟着他指到那里底所在，又畫到那里的所在。時有爭辯的聲音傳到我底耳邊，只是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！

他們漸漸地走了攏來了。他們爭辯的聲音也息了。他們爭辯的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到底捉摸不定。末了，祇聽見我祖父嘆了一聲說『人工，糞草都趕不到去年

那樣，也難怪。」祥喜說了一句『實在是——年歲大了（註），生活顧不上來，人工糞草幾多艱貴！』

（註）年歲大了，——就是說生活程度加高的意思。

四

飯菜齊備了。祥喜便問阿大酒買來了沒有？阿大說，剛買回來，已燙好了。祥喜便叫他安排棹凳，搬出菜來；隨即邀我底祖父上坐，我坐在左邊，祥喜自己坐在右邊，另外還有兩個人，是剛纔同阿大一塊兒來的，坐在下方；那兩個人大概是陪客，也是農人打扮，很帶有幾分粗土的氣質。

棹上底菜，很有幾樣，但盛菜的碗極其不整齊：有的是陶碗，有的是粗笨的瓷器。祥喜對我祖父那種慫恿的樣子，實在難以形容！

停一會兒，我先前看見的那婦人從灶屋裏出來了。伊遠遠地站在門口；狗二

立在伊旁，牽住伊底手，眈眈地注視棹上底食物，欲吃不得，顯出要哭的樣子，往那婦人衣襟底下攢，那婦人只是不理。

『今天，大爹，不怕熱，承你老爬山過嶺來到這里，實在有慢你老。』那婦人攙進來說。

祖父笑着，『哪里呢？實在厚擾了你們……』

祥喜搶着說，『大爹不是別人，多年的賓主，不得怪……』

『不過，大爹，今天你老在這里，今年的年歲大了，你老是知道的……』那婦人繼續着說。

兩個陪的也插着說：

『今年無論穀米……百物都昂貴得了不得！生活艱難真——勝過往年幾倍！你老說是不是呵！大爹！』

我祖父喝了一口酒，把嘴一抹，表示一種極不介意的樣子說：

『只見——你們做田的人，年年這樣地叫着，「今年年歲大了呀！今年年歲大了呀！」——你們光知道去年底穀子糶八百，今年底穀子糶一千三四百；其實算起來是一樣：穀價漲了，人工和各種雜糧底價也跟着漲了；算起來還不是一樣？——爲什麼你們底人工，去年每天工價只四十文，今年便漲到六十四文咧？去年做工一二十天可以得到一石穀子，今年做工二十天，還不是也可以得到一石穀子嗎？算起來實在是一樣的，並沒有甚麼年歲大了不大了……』

那婦人接着說：

『你老說的，句句都不錯——不過，我家人口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了！一些小孽障也一年比一年地長大了！吃的，穿的……』

我底祖父急忙攙着說，

『是了！小孩子長大了！正可以出得力了！應得急了！』

那婦人說：

『大爹，你老哪里知道咧？你老看——一家這麼多的人口，吃的、穿的、從哪里得來？只眼巴巴地望望着，做得你老底田這一點出息。實在說，今年年歲大了，要求你老格外見憐！一番怕莫要比去年還要多讓我們幾石哩……』

陪客插着說，

『祥嫂，你也不必說多話！大爹素來是個慈悲心，多管不得虧了你們，我們這些窮人子……』

我底祖父把鬚鬚撚着，

『多讓給你們幾石，現在還早哩！穀子收穫得了再說也不爲遲……』

祥喜對着那婦人道：『不要說多話！大爹自然知道的。』回頭又向着我底祖

父說『只等到收穫的時候，請你老早些派個人來看守着；收得的穀，完完全全幫
你老封鎖在這里，我總不得另外發落一粒，專候你老到來……』

我祖父說——

『是，是……到那時我自自有道理，此刻真可不必多說話了。真的，只是你們到
那時要幫我好好地封鎖着，無論怎樣，另外不得落散一粒……』

祥喜——『那自然的……』

許多人一邊吃，喝，一邊說話，亂了好一陣。到這時說話的聲音才停住；只聽見
一片大吃大嚼的聲音響了。我反轉去望了一望那婦人，伊仍舊站在那里未動，好
像還有許多的話要說一樣；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。狗二却纏扭伊不過，伊惱了，拍
的一聲，在他面上打了一掌，罵道『你這畜生，吵什麼！要吃什麼，自己還不曉得去
吃！你看那個哥哥不是同你一樣大的年紀麼？多麼有志氣，你哪里比得上他身上

一根毫毛！

五

我們都把飯吃過了。

我忽然想起今天我來到這里，好像還有一樁事情沒有做的一樣，哪一樁事情？想起來了。縣城裏底寶塔還沒有看見哩！我便大步走出門外去，這時候並不怕有黃狗咬小孩底腿了。我四面一望，只見山峯重繞，哪里有什麼寶塔！我心裏很驚訝了！胡三爹不是欺哄我的嗎……也許不是這個莊屋，或是另一個莊屋嗎？我想到這里，「看寶塔」的熱便覺漸漸地冷了下去了。我即刻便想到要回家去，轉身到屋子裏，拿着狗二給我的那幾個玉米團，催着我祖父說要回家裏去了！

我祖父於是又同祥喜嚷了一會，才得拿着傘兒、烟袋兒，告辭了他們。祥喜送將出來，對我說，「哥兒，你不嫌棄，下次再來呵！」我望着他只笑了，不知道說什麼好！

我依舊走在我祖父底前面。我們走了百數十步，我祖父忽然嘆了一聲說道：『那里像個耕田的樣子！田中雜草，幾乎成了行。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！只口聲聲地說「年歲大了呀，年歲大了呀！」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！哪里像一個耕田的樣子……哎，如果哪里有好的承領的人，將來還是另外起個的爲好！』

他老這樣說着，來到一個嶺上，忽停住，叫我也回轉頭去；他老又用旱烟袋兒遠遠地指着，說是東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，西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，那個幾畝，那個幾畝，都是祥喜所耕我家的；都比別人所耕的那幾畝，那幾畝底禾苗要差得多。又指着那壩底玉竹黍，那壩底蕃薯，那壩底藁豆……告訴我，都是我家所有的，並說，『將來的收穫，恐怕都趕不上去年咧！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！』

我隨着他老所指的處所，隨便望了一望，但見禾稼初熟，田壠中青黃相間；各山阪上壠間，滿種了各樣雜糧；華實並茂，非常可愛！我只覺得那中間隱藏着幾許無限的生命！實在分別不出來，將來的收穫比較哪里的要好，或哪里的定要差。

兩個乞丐

劉 綱

兩行整整齊齊排在北河沿的柳樹，照着河裏晶瑩的冰層。在陰沈的天氣，黃昏的時候，枝條兒一絲絲不帶片葉，頭髮一般披拂在柳樹上，浸着朦朧的空氣，幾乎要溶化了。我挾着幾本書，向北方走；從教室裏得來的種種印象，隱隱躍躍，只在腦筋裏亂轉。偶然抬起頭來，做幾回長呼吸，便把眼光移到這可愛的柳樹上去，從近的看起直看到盡頭，——原來不是盡頭，只是看不清楚了。

『賤東西！該死窮到這步田地，還要在大路上獻醜！』世上只有癩錯狗，沒有窮錯人！』對！我看見兩個穿破單衫的乞丐，抱着腰在我前面旋轉，便這麼想。這個念頭正在激動，我跨過他們前頭了。但是我彷彿瞧見了他們臉上，沒顯出什麼取樂的情形，我不免回頭一看，在這個時候，——正是要回過頭來的時候，——只聽

得一聲『哥哥』，便看見他們互抱着倒在地上。我並不知爲什麼，心裏起了一陣不可名言的意味——像熱又像痛。我把手往腰裏一摸，那有半文錢。兩條腿只顧向前挪，忽然拐了一個彎，我定睛看看，原來入了銀閘胡同了。『怎麼好！』我站住說，但是——一會兒我已到了宿舍門口——我才曉得我竟自回來了。

我跑回房裏，撞見謝君芝圃——他和我同學足有十多年了，而且極親密，現在共住一間房子——背着雙手踱來踱去。我一見了他，心裏那種不可名言的意味，又觸起來了；我忍不住叫道『慘事！萬惡的人類！』他自然要問。我告訴了兩三句。他說：『這樣寒冷的天氣，他們不餓壞，也要凍壞。可惜他們在北河沿，他們若在這條街，我情願將我的舊衣服全給了他們。』我坐在椅上，不會答應。

吃過晚飯，謝君出去了。我吃下去的東西却在肚子裏作怪，腦筋裏只有他們互抱着倒下去的印象。我躺在牀上，用方法鎮定我的腦筋，但是他們互抱着倒下

去的印象，越發鮮明了，似乎有人對我說：『你看人死沒眼淚出，你的罪過很重大，無異於你自己殺死了他們。』我不經意的跳了起來，找着一些衣服，往外便跑。『包上才好，』我這麼一想，立刻回來找到包布，便包，正在包的時候，忽然心裏一冷，『沒好意思，迢迢的送衣服與乞丐穿！』我坐下了，停一會兒，他互抱着倒下去的印象，從新又湧現起來。我不由自主，站起來，拽開門，往外便跑。奇怪，滿街的人都對着我表示『不屑』的意思，——冤枉，他們不曾注意到我身上，——我更跑得快了。

柳樹依舊，只是紅牆上掛着的燈，放射出幽暗慘淡的光線，從柳樹櫺裏穿過來；四周的空氣，都像震動着對我說：『窮苦的兄弟二人，已經了其殘生！』再看樹下，更鎖着無數的陰魂，忽隱，忽現，幢幢往來；兩條腿偏偏軟癱了，心裏七上八下的亂跳，『他們兩個死在那裏，現出怎樣的慘狀？』真奇！走遍北河沿，不曾找着半個躺下的人。我慢慢地調整呼吸，覺得身上輕快非常。

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……我總算盡了一片心，……」我躺在牀上，腦筋獨自作用。

『不，不……迷信……』

我早就得了失眠症，所以我要竭力壓住我的思想，讓腦筋休息休息。但是他反抗我的命令——也不知道是思想擾害腦筋，或是腦筋鼓動思想——一味地胡鬧。

『……這麼長大的男子漢，自己不尋生活……』

『不，不……那有自願凍死，餓死的……』

『誰有多大的能力救得了他們？』

忽一轉念，記起平常那些趕着人要錢的乞丐，一百個之中，有九十九個討不着我一文錢。又記起，他們趕着叫爺爺，攔住磕頭的情形，不覺微微歎氣。我知道再

不睡着，養不足精神幹明天的事，硬攔開這些念頭，只『一，二，三四，……』循環默數。軋軋響的鐘擺，搖得很平和。

『救呀！救命呀！』我從睡夢裏驚醒了。我夢見那兩個乞丐，倒在北河沿，我神魂飄蕩在他們旁邊。他們互抱着，動也不動一動，『敢是死了？』忽地他們雙雙跳將起來，我轉身便跑。掉回來，只見他們四條腿，絞成一團，那裏走得動？我也離不開他們，恍恍惚惚，正着急哩，他們舉起四條腿，一匹馬也似，追了來，我糊糊塗塗碰在樹根之下。

『……不該看着……不救……』腦筋裏加倍的震動，不容我再睡了。『看着他們倒下去，忍心走了！……』

『我身上沒有錢……』

『討碗水……給他們……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一個人不該看着人凍死，餓死……』

『凍死，餓……的人多了……』

『他們和你一樣是人？』

『是，我看見他們互抱着，這一個雙腳曲起來，離地六七寸高，那一個跟着斜斜地倒下去；薄薄的破單衫蓋住他們的身體，露出黃而兼黑的肌膚；他們的面孔雖然被灰塵遮滿了，却絕對不與人類異致；先倒的眼睛閉着，後倒的含着淚光，或者叫哥哥的就是他，誰也是這樣叫他的哥哥，只沒有這般慘痛罷了……然而我却沒有力量……』

我真無可奈何了！左轉右展，記數的方法不靈驗了，鐘擺的聲音也激烈了，頭部充滿了血液，熱度達到燒點，耳根後靠枕頭那部份的血管，一脹一縮，衝突的聲

音，簡直是幾十乘汽車賽跑。腦海裏明明生了兩種觀念——一種是平常存在的，一種是新起的。新觀念佔的區域漸漸擴大，時時把平常觀念驅逐出腦海以外；平常觀念只是不住的往裏攢，擠進擠出沒有定局。無論那一個觀念肯讓我安眠這一夜，我情願服從他。我終歸失敗，他們兩下再戰。

『沒有餓殺的走獸，沒有凍殺的飛鳥……便是冷血動物——魚——你給他們一些草，他們各各吃一份……』隨即呈出一個美麗的紀念：『山坡下一口大池塘，水平如鏡，日光斜照着，反射出來，耀人眼目；深黝色的水，漸深漸暗，看不見底；也沒有鱗介游泳。一個漢子，唱着歌，打山後轉過來，背上馱一個大竹簍，裏面的青草，搗到籬笆似的簍眼邊，只是被竹篾勒住了，搗不出去。他走到池塘邊，歇住歌聲，放下大簍，用鐮刀撥起青草，向池塘裏拋撥了一會，雙手抓住大簍口，向池塘底向他的身軀，他只把住簍，將身一扭，轉成一個半圓，一撥，青草化爲急雨都落在池

池塘裏，池塘裏起了變動：小的鱸，大的鯉，齊赴水面：這個伸出頭來搶一口，那個伏下去，那個又伏下去，這個又伸出來。我捉個小石子丟下水「簦」嚇走了三四尾。」
這個印象才閃開，又發疑問：

『最殘忍的是人了……狗爭食物打架……』

『勝利的狗，也不過吃一個飽，吃飽以後，決不把食物私藏……以飽煖……爲度，有人餓死……』

『誰搶了他們的食物？剝了他們的衣服……』

『他們是人——是與享受過分的人類一樣的人……什麼都被享受過分的人類霸佔去了，他們所以沒飯吃……不成連空氣都要被這些人霸佔去，不許他們——窮人——呼吸……』

腦筋的運動真比光波更快了！我絕了睡眠的希望心，爬起來，坐在牀上，睜開

眼，忖着窗戶的所在，仔細看去，看不見一線的光明。我也知道自己在牀上坐着，却不能確辨，在這黑暗之中，佔一個怎樣的位置！

到青龍橋去

冰心女士

如火如荼的國慶日，却遠遠的避開北京城，到青龍橋去。

車慢慢的開動了！只是無際的蒼黃的平野，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——愈往北走，山愈深了，壁立的岩石，屏風般從車前飛過。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，在岩下流着。山半柿樹的葉子，經了秋風，已經零落了：只剩下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。山上的枯草，迎着晨風，一片的和山偃動，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。

『原也是很偉秀的，然而江南……』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。

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，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，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。

「軍人」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。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，世人呵！饒恕我！我的閱歷太淺薄了，真是太淺薄了！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，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，說：『我有生以來，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沉淪的罪惡的軍人！』

也許閱歷欺哄我，但弱小的我，却不敢欺哄世人。

一個朋友和我說——那時我們正在院裏，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桓子——『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，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。』我看着她鄭重的說，『我從來不這樣想，我看見他們，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。』她笑道，『你未曾經過兵禍罷！』我說『你呢？』她道『我也沒有，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……』

我深深的悲哀了！在我心中，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。

文學家呵！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鎗的人，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？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，軍人的血淚，却灑向何處？

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，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，銘刻在人們心裏。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，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隨從。可憐的軍人，從此在人們心天中，沒有光明之一日了！

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，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。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，有好人也更有壞人。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，那樣無緣故無條件，概括的厭惡，文學家，無論如何，你們不得辭其咎！

也講一講人道罷！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，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，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，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，消滅他友愛憐

憫的本能。有事的時候，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；無事的時候，叫他穿着破爛的軍衣，吃的是黑麵，喝的是冷水，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，在悲笳聲中度生活。家裏的信來了：『我們要吃飯！』回信說，『沒有錢，我們欠餉七個月了！』——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！山窮水盡的途上，那裏是你們的歧路？……

我的思潮，那時無限制的升起，無數的觀念奔湊。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。

車門開了，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。第一個，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，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，身材很高。後面兩個略矮一些，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。魚貫的從人叢中，經過我們面前，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。

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，或相對談笑。我却靜默的，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。

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，兩塊紅色的領章，圍住瘦長的頸子，顯得他的臉更

黑了。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，中人身材，他站起來；只到那稽查的肩際。

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，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，我看得真切，圓圓的臉，短短的眉毛，肩膀很寬。細細的一條皮帶，束在腰上，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，已經微污了，臂上纏的一塊白布，也成了灰色的了，上面寫著『察哈爾總站，軍警稽查……』以下的字。背着我們看不見了。

他沉聲靜氣的問『你是那裏的，要往那裏去？』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，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，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，無言的遞上——也許曾說了幾句話，但聲音很低，我聽不見。稽查凝視着他，說『好，但是我們公事公辦，就是大總統的片子，也當不了車票呵！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。弟兄！到站等着去罷，只差一點鐘工夫！』

軍人們！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。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，我恐怕有個很

大的爭鬧，不覺的退後了，更靠近窗戶，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。

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——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，微麻的臉上，充滿了徬徨。無主，可憐。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，不住的上下瞬動。

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。他至終無言的坐下，呆呆的望着窗外。背後看去，只有那戴着軍帽，剪得很短頭髮的頭，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，左右微微動搖。

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放下心來，却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。

到了站了！他無力的站起，提着包兒，往外就走。對面來了一個女人，他側身恭敬的讓過，經過稽查面前，點點頭就下車去了。

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。這個兵丁較老一點，很瘦的臉，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。這時却也很直的站着。聲音很顫動，說：『我是在……陳副官公館裏，他差我到……去。』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。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，除了眼光

上下之外，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，他仍舊凝重的說：『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，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，但是一張片子，公事上說不去。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，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——你也下去罷！』

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。

稽查轉過身來，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，連忙站起，先說『我們到西苑去。』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『好，你們也坐慢車罷！看你們的服章，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？國家的體面，那裏去了？』車上這許多外國人，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！』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，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，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，那兩個少年兵丁，慚愧的低頭無語。

稽查開了門，帶着兩個助手，到前面車上去了。

車門很響的關了，我如夢方醒，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，——不是憎嫌，不

是恐怖，定神迴想，呀！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！

一共是七個人；這般凝重，這般溫柔，這樣的服從無抵抗！我不信這些情景，只呈露在我的面前……

登上萬里長城了！亂山中的城頭上，暗淡飄忽的日光下，迎風獨立。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。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的山腳下，徐徐走過之外，一切都是單調的。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，三三兩兩的往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。我自己留在城中，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，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，呆呆的站着，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！

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，平和而莊重的言語，和他們所不自知的，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。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——受着天風，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！

夢

冰心女士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夢罷了！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，佩着一柄短短軍刀，騎在很高的白馬上，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，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：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，只拿着一枝筆兒，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？

她男裝到了十歲。十歲以前，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。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，『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！今年幾歲了？』父親先一面答應着，臨走時纔微笑說，『他是我的兒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兒。』

她會打走隊的鼓，會吹召集的喇叭，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，也會將很大的砲彈，旋進砲腔裏。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，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。

別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點都不愛。這也難怪她，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。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，匆匆一面裏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。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，放在心上，一把刀，一匹馬，便堪了盡了一生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！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，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；燈影下，旗下，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，在劍佩鏘鏘的聲裏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，祝中國萬歲的時候，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？

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！人生就是一夢麼？

十歲回到故鄉去，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。在姊妹羣中，學到了女兒情性：五色的絲線，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。香的美麗的花，是要插在頭上的。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。在衆人中間坐着，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。眼淚是時常

要落下來的。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，帶點嬌貴的樣子的。

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——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，還長日掛在窗前。拔出鞘來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馬呵，海岸呵，荷槍的軍人呵……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，姊妹們在窗外喚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。

她後悔麼？也許是，誰知道呢？軍人的生活，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！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，不更是抑揚淒惋麼？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，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？海上的月夜星夜，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，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靜了，海也濃睡了，——『海天以外的家』這時的情懷，是詩人的，還是軍人的呢？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！

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，還有甚麼？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兒

般的循環或者便從「將來」又走向「過去」的道上去，但這也是無聊呵！

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，只是矯強的性質了——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，聽那悲壯的軍笳。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，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。

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，原都是一個人，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……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？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The Wandering Phoenix and Other Stories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此書
 有者
 作權
 翻印
 必究

回(小說月報叢刊)換巢鸞鳳一册
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 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	發	印	總	分
輯	行	刷	發	售
者	者	所	行	處
小	商	商	商	商
說	務	務	務	務
月	印	印	印	印
報	書	書	書	書
報	館	館	館	館
社	館	館	館	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